

杜少榆

“三农”问题作品 Guohuo

长篇小说

过活

昭示农村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的沉重与艰辛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过 活

(初定稿)

杜少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活/杜少榆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80680-892-4

I. ①过…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3225 号

过 活

作 者 杜少榆

责任编辑 曹彦

封面设计 晋卿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892-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00

内容提要

这是变革年代西安近郊滋水岸边农村生活的一副素描。全文通过对主人公宋顺地几十年粪倌生涯的真切叙述，力图探索大都市边缘地带“三农”问题于万一，昭示中国农村改革与城市化进程步履之沉重。

宋氏三代光棍，从八亿农民磨洋工的飘摇风雨中一路走来，一心想把穷日子过活到人前头去。这里有四代人不同的追求与向往，有三辈人各异的情爱与恩怨，有对命运不同方式的抗争与搏击，演绎出小人物身上发生的历史性精神嬗变。

这是一副跨越三十多个春秋城乡交叉地带普通农民原生态画卷。故事紧凑跌宕，情节曲折逼真，乡土气息浓厚，人物形象鲜活，地域色彩鲜明。在展现主人公命运的同时，也揭示出哥四个所不同的人生轨迹；立足现实生活，对环保、廉政问题亦鞭辟入里。

上篇

一

三十多年前，我认识了宋顺地，往后二人成为莫逆之交，亲兄热弟了几十个春秋。

高中毕业返乡劳动的第二年秋上，我有幸被抽调为市郊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成员，带队干部姓王，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小个子女同志，时任滋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我们一行十人，进驻了滋桥公社最大的村子——滋水湾大队，我被安排在了九队，即宋围墙子。

工作队进驻时，正赶上搬包谷、割豆子的秋忙时节。九队队长老孟，在大队欢迎会之后，说将要安排我住进一个外号叫“胡基”的社员家里，老孟扶着我自行车后架上的行李卷，俩人很快来到了一户社员家门前。老孟告诉我这家人姓宋，老少三辈都是实在人，叫我尽可以放心住下来。

宋家的庄基座南朝北，属于那种在农村很稀罕的四间宽的老宅基，院子大而深遂；宋家没安街门更没有门楼子，只是在靠近东邻的一堵土墙正中，掏有一个光秃秃、空洞洞的土门。

进得土门，便见深遂的屋院拦腰座落着三间陈旧的庵间房，庵间房没朝街道方向开门，正门朝后院方向开着，只是在东西两间墙上，各装有一个筛子大小的木楞子窗户，瞅上去很像是房子的两只黑窟窿眼窝。由于庄基为四间宽，最东边的一间便留成了过道。

闪出过道后，我和老孟便看见这家人正在吵架。一个

精瘦的中年汉子，脚上穿着一只解放牌胶底鞋，手上高高举着另一只鞋，怒吼着朝一个蹴在台沿子上的小伙娃发威：“你还是个牛犊子娃娃，咋就学着吃纸烟？看咱这穷光景咋过活？我今个不抽你你就不长记性……”精瘦汉子满脸涨红，朝小伙娃扑过去。

小伙娃的脸同样涨红，手指间夹着一根纸烟，“嚯”地立起了身子，嘴里咕哝道：“不劳你动手！”言罢，即挥开双拳，用力朝自己脸上捶开了，瞬间，他两个鼻子窟窿涌出了鲜血。

精瘦汉子一愣怔，随即丢下了鞋，忙去撕扯窗棂上糊着的黑麻纸，叫小伙娃擦鼻血。

“不擦！流死了算毬！省得再陪你们过这穷烂杆日子！”小伙娃拨开精瘦汉子的手，在台沿子上站得直挺挺，任凭鼻血像两条蚰蜒爬向了下巴胛。

老孟见状，双手朝后一背，厉声喝道：“胡基，你摆毬啥老资格！娃娃大咧，咋能随便动手哩？！”

被称作“胡基”的汉子对老孟解释，说一个毛头驹驹子娃，就学着吃纸烟，纸烟不要钱买？将来咋娶得起媳妇？

老孟又对着小伙娃斥责：“倔豆！你大说你是为你好，你反把自个脸上打出了血？你这样倔下去，会对你娃有啥好处？！”叫“倔豆”的小伙娃，只是用手把下巴胛上的鼻血搽了一下，身子依旧挺得像根电线杆子，一言不发仿佛是个哑巴。

我急忙撑住了自行车，从包里扯出一疙瘩卫生纸，上前递给了小伙娃；他勉强接了纸，就地蹲下后，开始拭擦脸上的血迹。

老孟笑着向我介绍：“这脱鞋的大货叫宋德厚，能打

一手好胡基，乡党都叫他胡基；这碎货叫宋顺地，是胡基的单崩儿子，村上人都叫他倔豆；屋里还有个老咔嚓叫‘锅子’。”说着话老孟便搭声呐喊：“锅子叔也，碎爷俩都闹活得不可开交咧，你还安心猫在屋里，也不知道出来劝劝？”

闻声，一个弯腰驼背的老汉，迈出了庵间房明厅的门槛，左手捏着的一根拨火棍子，还在滋滋地冒着青烟；老汉脸上全然是一副无奈的表情，嘴角轻轻地嚅噉着：“人穷火气还蛮大？这泼烦日子越顶咣越穷……”

老孟用脚尖顶了顶宋顺地的尻臀子，嘟囔他咋没眼色，来客人了，也不知道倒碗水？然后对胡基父子郑重交待：“工作队的老丁同志今个就在你屋里住下了，你们有一间厦子房不是空着吗？”我抬头看看紧靠西墙前的两间厦子房，成色要比庵间房强一些。

老孟又说：“老丁同志吃派饭，你们早晚多烧些开水就行咧；柴禾要不够就到饲养室院子的大麦苋积子上扯去！”（我在心里暗笑老孟一口一个老丁，其实自己刚过二十岁生日。）

我就是在这般景况下，初识宋顺地的。

当天的派饭在老孟家吃。黑间喝汤①时，老孟介绍过九队的基本情况后，补充申明之所以安排我住在宋家的原由：这爷仨虽说是筷子夹骨头——三根光棍，但从不在村上说闲话翻事非，又是正而巴道的贫农家庭；虽说锅子老汉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揭发有“一贯道”问题，但没有定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胡基的婆娘死得早，可怜一直是男寡妇抓娃，也没能再续办下个女人，他最大的本事，是胡基打得好，一般社员比不上；倔豆娃的大号

叫宋顺地，还不足十八岁，但下地做活舍得力气，队上已经按全劳力给记工分。小伙子的毛病是爱跟人顶个牛、抬个杠，好认个死理。

老孟家是宋家的西邻。当我转身回到宋家，踏进庵间房明厅，看见爷孙三个才开始喝汤。以我的农村生活经历，知道在庄稼院里，若果缺少了女人，大多日子过活得牺惶。

宋家一张木头本色的小饭桌上，依次摆放着五个豁牙漏气的土瓷老碗，中间放的两个老碗，一个堆着馏过的包谷馍，一个装满着浆水酸菜；周边三个老碗盛着熬得金黄的稀溜包谷糝子，另有一个小碗里，盛着半碗红绿相间的线线辣子，明显是生拌的。靠着明厅的背墙，码有一堆高过膝盖尚未剥皮的包谷棒子，应该是刚从队上分回来的。

见我进门，胡基忙从尻子底下抽出小板凳让坐：“丁同志，你看咱这屋里窝囊得也没个烟茶，你喝碗包谷糝吧？”我说明已在老孟家吃过了，不用客气，你们喝汤，咱说闲话。

倔豆一直圪蹴在脚地上吃饭，他一口气吃下了三个包谷馍，每个馍都先要夹上一层厚厚的线线辣子，馍一吃过，他乘着包谷糝子不凉不烫，就着酸菜，三几下便把老碗喝空了；推过空老碗，他也不吱声，扭过脸，便剥开了包谷棒棒上的外皮，嘴里兀自低声哼着咿咿乱弹曲调。

我就手递过一根纸烟：“来，顺地，饭后一支烟。”胡基在一旁说：“丁同志， 惯他那瞎瞎毛病。”倔豆接住纸烟在鼻根闻了闻后，随手夹在了耳朵根上，算是给

了他大个面子。

锅子拾掇着桌面上的碗筷，告诉我厦子房里的电壶已灌满了，黑间洗脸洗脚灶台的后锅里还有热水。我谢过锅子老汉，对宋顺地说忙完了到厦子房来谝闲传，他鼻孔里哼了一声，算是应承。

锅子老汉人好，后晌不单把厦子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连被褥也给我铺展齐整。灯下，我开始翻阅笔记本，思考王主任提出的工作重点，并认真阅读集中培训期间下发的有关评《水浒》、批宋江、批林批孔辅导材料。

“咚……咚……”有人敲门。开门后，进来了宋家爷仨，宋顺地手上捏着一封信，红着脸说要我帮着看看信。我有些惊讶：“怎么，你小兄弟还看不了信？”胡基说：“倔娃打小把书念到狗肚子去咧！”顺地的脸“噌”地变得如同刚开过膛的猪肺，神情顿时茶了下来。

锅子解释：“顺地的亲哥从铜州来信了。”“顺地还有个哥？”我问。锅子进一步解释：“他妈生下了双生后，月子里得病死了，日子太苦焦，只好把大娃子送人了，没想到半年前，大娃子竟寻上门来，人已经在煤矿上当了工人。”信上的内容很简单，一是说明寄了十五块钱；二是要锅子和胡基保重身体。锅子爷俩当场听得脸上乐开了花，只有宋顺地的表情木讷而淡漠。

我留住顺地谝闲话，问他咋连封信都看不了，以后咋面对生活、应付社会？顺地承认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还认得茅厕墙上的男、女二字。“丁同志，我打小念书没人管教……”顺地显出一副蹶头缩脑的窘相。

“你甬叫我丁同志，我叫丁胜，也是庄稼院里长大的，你就叫我胜哥吧。”我这样说着，心里却突发奇想，得帮

眼前这小兄弟学点文化。

“你不识字，咋还能哼秦腔戏？”

“都是死记硬背的。”

顺地见我让他叫自己胜哥，眼前顿时豁亮开来，说话也活泛了：“队上有几个社员老戏唱得好，劳动歇息或空闲天里，只要他们唱，我就跟着听，跟着学，时间一长，肚子里就砸下了几本子老戏的唱段，比如《辕门斩子》、《周仁回府》，多咧；还有《血泪仇》、《红灯记》这些新戏也能唱几段。”

“你懂戏文的意思？”

“懂个大概。但红脸忠臣与白脸奸贼的肠肠肚肚，唱开了还能吃摸住。”

顺地开始回忆自己上学时的情形：由于生月小，他迟上了一年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正好念一年级。那时学校里整天乱哄哄的，基本上不上课，他和将军堡外号叫“三旋”的同学，经常结伴把家里喂的羊带到学校去放，杨柳榆槐树上的叶子，花坛草地上的嫩苗苗，天天让羊过生日。黑搭糊涂地，小学就混完了。升初中又是一鞭子赶，初中开学一个月后，他和三旋把学校革委会主任的瞎儿子，压在操场美美捶了一顿后，俩人连书包也不要了，从此再没踏进校门一步。

我听得直抽凉气，虽然心里也明白，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不知耽搁了多少茬学生的学业，但混出了宋顺地这样的新文盲，实乃出乎预料。我果断说出了要教宋顺地学文化的想法，哪怕一天识两个字，一年下来也该认几百字，加减乘除必须学会，免得日后受人哄骗。

“咋样？有没有心劲和勇气？”我紧盯住宋顺地那一

双铜铃环眼，一字一顿地催问。

“咱能不能等到收完秋再学？”宋顺地一手挠抓着头皮，一手抚摩着脸颊上尚显稚软的串脸胡子，眼皮搭拉着，明显犹豫不决。

“不行！要学咱今黑就开始！”

“哪就明个开始学。”

“一言为定！”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宋顺地最后一句话，很像老戏上的对白，却很坚定与果断。随即他又央求我，说这事给外人讲，免得遭人笑话。我点头表示理解：“咱明黑个开始上课，胜哥慢慢教，你悄悄学，争取把睁眼瞎子的帽子卸了！”顺地郑重点过头，抬脚去了自己在隔壁的房间。

听着宋顺地脚步声离去，我脑门里突然跳出一句在乡邻间流传的老话：三辈不念书，不如一窝猪。诚然，我不是针对刚刚认识的房东一家，也不可能有任何恶意，而是打内心里为宋顺地这个小兄弟悲哀与惋惜。

二

滋水为渭河支流，有悖于天下河水向东流的常规，跃出秦岭东麓峡谷后，一路朝西澎湃而下，流经宋围墙子周边村子时，拐了一个很大的慢弯，遂与南来的润水交汇在一起，掉头向正北奔流去了渭河。滋水湾大队正好处于慢弯地带，耕种的全是古老河床上的沙土地，地势平坦，距地下水源较近，土地全部由机井灌溉。

滋水堰堤内外，植有一片片桃园、梨园和苹果园，春

夏还种有西瓜、梨瓜子，成为了各队的副业收入；美中不足的是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七分挂一点。

宋围墙子是全大队最小的自然村，三十多户人家，二百余口人，距堰口捏个有一公里路；村民主要由宋、孟两大姓组成，仅有的四五户杂姓，属于解放前逃荒来的客户。九队的干部也一直由宋、孟两姓人轮流座庄。

由于土地平坦，社员垫庄基、垫茅厕以及给牲畜垫圈取土，也就成了难题，通常只有上村西堰口内被当成乱葬坟的将军壩挖土。正是这座将军壩，给我留下毕生的记忆。

王主任在驻队的第二天，召集了工作队成员会议，传达过有关文件后，明确要求各小队配合秋收，用一个月时间，集中掀起学大寨、评《水浒》、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并强调滋水湾大队已被列为全区的示范单位，务必做出好样子，发挥好榜样的表率作用。

当天黑间喝过汤后，九队的社员大会在饲养室召开。为开好驻队后的第一次社员大会，我整个后晌都在厦子房里准备资料，大会主要内容分为宣传动员和社员群众发言批判两部分。王主任可能考虑到我年纪轻没经验，特意莅临了会议。社员大会自然由老孟主持。

饲养室左右两端槽枋边脚地上，前后门的过道里，全坐满了人。女社员们手上捉着针线，边缝补着衣裳纳着鞋底，边低声地嘁啾着；男社员们年龄大的嘴里噙着旱烟锅子，相互递着旱烟包包对着火；年轻的小伙娃吃着纸烟，彼此撂着杂话，一个不吃烟的小伙耍笑说：“人闲了吃烟，牛闲了添砖，驴闲了耍鞭……”由于嗓门偏大，被老孟高声禁斥住了。年幼的娃子女子在人丛中来回不

停地穿梭，会场上尽管一片嗡嗡声，由于是忙天，少数社员还是干脆扒住膝盖打瞌睡。一条事先由我用排笔写好的黄纸会标，绑在了槽头两端的大立柱上：滋水湾九队批林批孔批宋江社员大会。老孟用搅草棍子在槽梆子上敲打了几下，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他便宣布批判大会开始。老孟的开场白是枣胡撒板——两锯（句），随后由我进行宣传动员。

我照着稿子，朗声念过几段后，感觉到会场的嘈杂声越来越大。老孟看不下去了，挥起搅草棍在柱子上“梆梆”地狠砸了两下，人群顿时变得鸦雀无声，连大牲口吞食草料的咀嚼声也听得出来。我抓紧时间继续宣讲，刚过一会儿，会场里的嗡嗡声又漫延开来。我只好先停下来，看着王主任的脸色。

王主任给老孟耳语了几句，老孟便高声宣布：“现在请工作队王主任讲话，大家欢迎！”会场上响过一阵稀落的巴掌声后，王主任由全国革命大好形势讲起，联系到滋水湾大队的实际情况，强调了批判大会的重要意义，最后，请社员同志们踊跃发言，大胆批判。

会场再次安静了下来，男女社员面面相觑，没一个愿意发言，场面尤为难堪。

宋顺地一直蹠在会标下的桌子腿前，目的是好随时给我帮个啥忙。冷场约一袋烟工夫后，无奈中我推了推宋顺地的肩膀，示意他带头发个言。顺地挠着头，蹠着不愿起身，会场上有几个年轻小伙娃瞅见后，齐声呼喊：“倔豆，来一段！倔豆，来一段……”

宋顺地被烧臊得立了起来，还是只顾着挠头皮，王主任在一旁鼓励：“倔豆同志就大胆地发言吧！”会场上的

人群不禁轰然暴笑开来。我急忙宣布说：“下面，请宋顺地同志发言批判，大家欢迎！”人群齐茬鼓开了巴掌。

宋顺地脸红的像个灯笼，他稳了稳神，一口气说道：“林彪是奸臣想害毛主席孔老二是轻尻子货巴结有钱的狗咬穿烂的舔肥尻子咬瘦 宋江是梁山好汉也屎巴牛跟着屁烘烘完咧。”顺地说完又蹴在了桌子腿前。会场上骤然响起了雨点般的掌声，紧接着又是一阵轰笑声，有个年轻小伙娃还趁机打了一声尖利的胡哨，老孟立即吼道：“宋三锤，你少胡乱骚轻？！”

之后，任我再三启发，就是没人再愿意发言。王主任示意老孟宣布散会，改天再开。会后，王主任教导我，说农村工作千万不可照本宣科，应该事先找几名党团员骨干沟通好，甚至给他们准备上简单的发言稿，这样，批判会才不会打无准备之仗。我心里很是沉重，认为王主任的批评非常正确。

散会后刚回到宋家院子，就听见胡基在骂儿子：“你狗日的就是个二百五，全村人面前也敢满嘴胡吡，丢人显眼！把名声瞎咧，看谁家愿意把女子给你娃做媳妇？！”

“我胡吡啥咧？我是硬着给胜哥帮忙哩！”宋顺地的嚷叫声比他大还高。我上前对胡基说：“甭埋怨顺地了，他没有说错啥话，人庭广众面前敢发言，对他也是个锻炼。”胡基不以为然，继续对儿子发火：“今后在人窝窝里，你给我悄着！”胡基发完火便独自蹲在屋檐底下，借着月光绞编开了包谷辫子。

宋顺地跟着我走进了厦子房，搭讪着问：“胜哥，咱今个黑了识字的事是不是算咧？”我想起昨黑间的约定，果断说：“咱现在就开课！”随即拿出两个事先准备好的

本子和一支圆珠笔，交给了他。头一节课教他认“人手足，口耳目”六个字和乘法口诀。六个汉字底下，我还作了画图示意，要求他每个字至少写十遍，乘法口诀随背随记。半个小时后，顺地一声不响地回了自己的屋子。

洗漱之后，我躺在厦子房炕上，想到社员大会开砸了，窝火得睡不着，便翻看柳青的《创业史》。由于喜欢文学，爱好写作，我本有些神经衰弱的毛病。丢开书本关了灯后，人还是在铺盖上翻烧饼。估计有小半夜了，便披上衣裳，打着手电去茅厕解手；出得房门，只见宋顺地屋里的灯还亮着，临窗可听见低沉的读字声音，这使我心里生出了一些欣慰。

两天后，我在大队部找到王主任，向她请示九队再开批判大会的事情。王主任明示：各小队的批判会暂且停下，并让我协助她筹备全大队的批判会，强调这是公社革委会安排的一场现场观摩大会，市上、区上领导将莅临指导，有近四十个公社的代表也要前来参加会议。

连续七八天，我一直跟着王主任忙活，主要任务是代会上发言人起草批判稿，只有天黑后，才回到宋家的厦子房。教宋顺地识字一直未曾间断，这个倔豆兄弟，认定的事情，干起来还真有股子犟劲，已经能读、能写五六十个汉字，乘法口诀也背得滚瓜烂熟，令我颇为满意。

滋水湾大队的批判大会开得非常成功，这与王主任的工作魄力密不可分。批判会上，九个生产小队三十余名黑五类分子，全被民兵押至现场陪同受批判，红旗飘飘，战歌嘹亮，批判会场面蔚为壮观。会后，在由公社革委会主任亲自参加的总结会上，我受到了表扬，主要成绩有两点，一是批判稿撰写得力；二是会前提出的一项建

议收效显著——由公社革委会写作组筹划的“古今复辟派投降派丑恶嘴脸漫画展”，在会场上引起轰动，参观的人群川流不息。受到表扬之后，我心中沾沾自喜，因九队饲养室社员大会带来的不良心绪，也随之烟消云散。几天之后，工作队成员中便传出王主任要上调的口风。

三

由于人多地少，秋收很快就结束了。冬小麦播种前，各小队开始进行小面积平整土地，九队几乎没有土地可平整，老孟主动找我商量，说自己计划把位于滋水堰内的将军壩平整掉；虽说将军壩仅有一半在九队地头，另一半归八队，平整后，九队仍可以增加二亩多水浇地。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情，应抢在寒露前干完，别耽误农时。我甚至以为老孟与自己商量没啥必要。

老孟前脚走了，宋顺地后脚就进了厦子房，并显得有些神色凝重：“胜哥，队长在给你下套套，你脑子要清亮些，弄不好会引火烧身。”我心头一悸，忙按住顺地肩头，叫他说清白些。

宋顺地介绍，这将军壩紧挨着滋水堰口，解放前这一带地势低洼，一到淫雨天，河水暴涨，经常决堤，堤外的土地房屋多次遭受冲淹。滋水湾桑梓堡出了位将军，将军当师长时，为了父老乡亲免受水灾之害，曾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开着卡车进驻故里，在几个村乡党的协助下，车拉肩挑，把东岸子地里两个大冢疙瘩都挖平了，整整干了一个来月，才修成了这道壩子，事实上成为一座二道壩；后来师长的世事越弄越大，滋水湾人便把二